

种薯乐

◎明思践悟

我在老家宅基地上种红薯,从育苗到移栽、管理、收获,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增添诸多乐趣。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清明前,我选择在朝阳避风处挖一个近一平方米的浅坑作红薯育苗池,将面上熟土回填进去,余土堆放在池北侧形成挡风墙。然后,把红薯种一个个摆好,再培上一层薄薄的肥土;最后在池上盖塑料薄膜,用砖头把四周压实密封好。经阳光照晒,池子快速升温,躺在温床里的红薯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慢慢生根发芽,一簇簇、一丛丛的鲜嫩幼芽破土而出,露出那绿里透红、葱翠欲滴的笑脸。每当我看到这些嫩红的茎秆、碧绿的枝叶,心里犹如喝了糖水甜甜的。

十多天后,红薯苗越长越多、越长越高,你挨着我、我拥着你,一股劲地往上蹿。我往池子里喷点水,光线强时,就将塑料膜揭条缝,伴随着气温升高,缝逐步开大,直到把膜全部揭掉,让薯苗经风雨见世面,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

春时不等人。薯苗长到三十多厘米时,我将门前空地清理干净,盘成地垅,从池子里剪下薯苗来移栽。栽插红薯苗是有讲究的,不同栽法对产量会有影响。我右手持圆口菜刀在垅上挖一刀深的小口子,左手四指把薯苗平压下去,让它斜躺成L状,大部分苗体埋进土里,只有苗尖上两三片叶子露在外面。埋入土里的叶柄根部会长出根须,这些根须就会发育成红薯。当左手抬起时,四指周边的细土自然流下,盖住手指压下去的苗体,垅上有了小小的凹缝;每隔四十厘米栽一根苗,垅上就形成长长的缝,便于浇水存水,不至于从垅上淌下来,有利于薯苗成活生长。对一垄垄新栽下的薯苗,我充满喜悦期盼。

红薯属土,沾地就活。剪苗移栽是它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痛苦经历,刚栽下的嫩薯苗立马就变为病恹恹的,像睡着似的,不过浇上一两次水,几天后它们就“睁开了眼”,“站立”起来。气温升高,薯苗快速生长,一片片苍绿的叶子顺着伸长的薯藤,长得认真而有序。每片薯叶被一枝枝叶柄举着,藤越长越长,叶子越长越多,没多久就把红薯地遮盖起来。

农谚说,红薯不翻藤,金蛋不值钱。江海大地雨水丰沛,土地肥沃,入夏后红薯藤会疯长,枝条四处蔓延扎根。这时需翻藤,把匍匐在地的薯藤拉起“盘坐”到垅上,那些长到土里的根须暴露在阳光下而干枯。这样才能让营养集中到主根上,保证主根下的红薯长多长大。薯藤长长了,你拉着我,我缠着你,拉扯不开,有的甚至跨垅蔓延缠绕,我这个“法官”必须眼明果断,把它们理清并翻转过来。如藤叶过密过厚的可将老藤长藤剪掉,保证通风透气和阳光照射。每当翻藤时看到地垅上裂口里或红或粉的小红薯时,我会笑逐颜开,仿佛看到红薯丰收景象,品尝到红薯香甜的味道。

锄红薯既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技术活,还让人兴奋激动。秋末冬初,我手持镰刀割掉薯藤,两腿横跨垅上,高高举起钉耙,从龙头往龙尾深锄。这样既能锄起红薯,又不会锄坏红薯。翻开泥土,鲜艳的红薯活蹦乱跳地展现在眼前,一个、两个、三个……有的主根上多达七八个,提起来一串串的,大如饭碗、小如鸡蛋,长长的、圆圆的,形状各异,美不胜收。看着一堆堆果实,我心里乐滋滋的。



读书的方式
◎李斌

与文友读者磋商

◎钱泽麟

人到一定年纪,活的其实已经不是日子了,而是被岁月沉淀后的心愿。笔者的学历不高却爱好写作,不懂书画却喜欢欣赏,缺少智商却追求哲理,钱包不鼓却向往书与远方。特别是写作,终于明白,不是为谁歌功颂德,吹牛拍马,而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留下痕迹,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至于文章如何,我总要征求和听取文友、读者的指导和批评意见,为继续写作增添营养。

《老战友,别来无恙》,是为南通籍老兵入伍60周年纪念活动所写。文章刚见报,原炮九师部队特务连的老战友施万成、王元良就给我来电,对文章赞扬一通后说,写得还不够广泛深入,并提了些建议:要说明我们参军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保卫和平;南通兵在炮兵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转业退伍回地方后,在家乡各条战线上出类拔萃……

其实这篇文章主题仅是写纪念活动的,笔者在《忽有故人心上过》一文中,曾提及:“炮九师1963年8月28日入伍的南通籍兵,是一批积极响应我军首次在大中院校招收文化兵的先行者。从此,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高素质强军的先河。60年来,这批文化兵彰显着特有的素养与气质,无论在部队服役期间,还是转业退伍到地方工作,都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尖兵。”纪念入伍60周年纪念册的封面,我们采用的是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和平鸽在蔚蓝色的天空中自由飞翔。主题显而易见:反对侵略战争,捍卫祖国和平!要采纳老战友的提议,难度较大,我在师部时间仅两三个月,随后去南京炮兵体工队、火箭兵团和27军为主的无锡军管会宣传队,对师部老战友不够熟悉。正如老战友杜泉生说:“忆不尽的军营生涯,道不完的战友情谊。”要完成老战友的嘱托,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下一番苦功夫,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完成的,说不定要写一本书呢。

有文友发信息给我,说拙文《布袋和尚铜像赏析》中有错,《插

秧歌》应为《插秧诗》,文中有几处错了;还有布袋和尚扁担前面挑了十万贯钱,后面仅挑了一个葫芦,可能吗?

先说《插秧歌》,笔者引用的诗句是:“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底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确实还存着另一首《插秧诗》:“手捏青苗插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两首意义差不多,文字有几处不同,无所谓对错。

至于肩挑十万贯,请先看看南朝梁人的《殷芸小说》。说是几个自命不凡的人在一起畅谈志向。有人要做扬州刺史,有人想赚钱成富豪,有人希望成为神仙。最后一个人听完几个人的志向后,说他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一句写意的话语,包括了所有人的愿望。

布袋和尚知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世界上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可以用钱来摆平;剩下百分之一的疑难杂症必须用更多的钱去解决。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多挑了些,也是为了救苦救难,普济众生。至于后面挑的葫芦看上去虽小,其实分量不轻啊,里面装的药物、食物等用之不尽,源源不断,至少不比八仙过海的吕洞宾的宝葫芦轻吧?要相信弥勒佛神通广大,佛法无边,是能够挑得起千斤重担的!

笔者拙作《枫桥夜话》中,少不了引用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引用了张继晚年再到苏州,旧地重游,又作《再泊枫桥》:“白发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寒山寺,客枕依然半夜钟。”有读者说,这首诗是宋人孙觌所作。

笔者引用《再泊枫桥》,系根据清人叶昌炽《寒山寺志》所载。又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城——二十世纪初长江流域景观图集》刊登的此诗。后查宋代孙觌也写过《过枫桥寺》:“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

两诗内容基本一样,仅几个字不同。推敲一下,即使两人都写了此诗,也是张继在前,孙觌在后。说是孙觌抄袭或借鉴张继的诗,是否也有可能呢?不知文友、读者以为如何?

有人看拙著《山那边是什么》非常仔细,直接来电询问:在作者人物简介一栏中有这样一段:笔者的文章曾获国家、省奖。通看全书,有些获省一、二等奖的,也有获华东奖的,未见有国家级的奖。是这样的,获国家二等奖的有10篇论文,而这本书中收集的仅是专访、特写、散文和随笔,笔者的论文和报告文学因字数多、篇幅长,而未收入此书,特此说明。

多与文友、读者磋商,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对自己还是大有收获的。比如写了《十面埋伏钩沉》后,不少读者认为对项羽主题内容不够突出,虞姬笔墨不多,于是再写了《至今思项羽》,获得了好评。《黑旋风秒变花和尚——斗蟋蟀往事记忆》见报后,友人觉得还应该写续篇,所以又写了《花和尚邂逅孙悟空》。斗蟋蟀给自己欣赏,却让不少人找到了各自的风景及快乐的童年。也有位老朋友竟然还带孙子去找我当年在唐闸疏航桥西南边捉蟋蟀的坟地,说找不到了。我回他,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坟地处早已建了居民住宅区。

笔者在《禅诗理趣》中提到:《观潮》诗是东坡居士晚年给小儿子苏过手书的一道偈子。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变成一个从容面对生活、参透禅机的风烛老人。听说小儿子苏过将去就任中山府通判,便写下此诗偈:“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李公羽在《文化中国》上发表《“庐山烟雨浙江潮”并非苏轼作品》中点了不少人的大名,包括我。说是苏轼作品中未见此诗,但也未说是何人的作品。文友、读者中有谁知道《观潮》诗偈是谁写的吗?盼告。